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一

雲間夏允彝譔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夏書

禹敘水土、在唐虞之際、以爲夏書之首者、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周太子晉曰、古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

天下、共工用滅、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高高下下。流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滯。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禹貢

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禹乃更定其制。非禹始爲貢也。此書所紀衆矣、而謂之禹貢者、以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成。民皆樂土。自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樂獻于上也。不言賦篚者、以雖曰賦篚。亦非彊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若貢物然。故總名曰貢。且賦者諸侯以供其國用。貢者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夫

記稱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會稽會稽
者會計也禹于貢賦始終煩經畫矣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分天下爲九州也九州本制起于顓頊辨
其疆界始于禹貢周公職錄曰黃帝授命風后
授圖割地布九州周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
爲九州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爲二及禹即
位復九州之制故曰禹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
洪範曰鯀陻洪水失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

故鯀執此以爲治水之法。其施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以與水爭勢于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禹則以水性潤下。惟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故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所以有成功也。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順調五神也。又產也。言產生萬物。山者氣之包。含精藏雲。故積石布山。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隮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疏云。必隨此州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

則䙅其形而度其功焉。蘇傳云、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曰、山行表木。奠定也、定嚭于地。通名爲奠川者穿地而流也。凡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命曰川水。禹治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疏川導滯。封植九穀。國語曰、國主山川。故國將亾。山崩川竭。唐六典曰、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之大川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是爲中川。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爲小川。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可易也。楊愼曰、禹貢奠高山大川、九州之名。以地分州而不以州分地。葢荊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

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荊兗之名。得附河濟荊衡而不滅。萬世而下、禹貢九州之域、猶可得而考也、夫治水必先敷土。土分則水自洩。亦消長之勢也。奠高山大川而山澤定位。是爲分土。刊木者法金克木。而隨山時。益烈山澤。又以火制水。此又禹之善用五行也。

冀州

冀不言疆者、以餘州所至可知、且明帝都無外也。其氣淸。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其地有險

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强。荒則冀豐。

春秋元命苞曰、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

趙國。立爲常山。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

流爲并州。分爲衞國之鎭。立爲明山。冀州形勝、

被太行之險、三面距河、首尾燕晉、表裏山河、故

足領袖諸州而雄視五服矣。唐虞以來。爲聖賢

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

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

所交。所謂神州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

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朱子謂平陽蒲坂。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而漢地理志、又言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周成王封弟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後分爲三晉、冀西爲晉。冀東爲燕。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上谷至遼東。數被胡寇。有漁鹽棗栗之饒。蘇秦謂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呼沲易水有碣石鴈門之饒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此矣冀州之域北邊戎狄故歷代爲爭戰之區鄒樵以爲天地設險之大莫如江河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雖堯舜之都于今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在今平州幽薊冀都皆爲河南地也夫冀州三面距河則冀又似全在河北以今考之自大河南徙懷慶以下河已穿豫入徐僅繞冀州西南之半

而東則陸走山東河南無復洪流襟帶之舊舜分冀為幽并以北狄來王拓境彌遠也今則豐勝淪沒而宣大邑失屏蔽大寧內徙而京後僅隔一垣古之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今盡撤其外蔽而僅恃一墻為隔不亦畢乎且邊鎮有九而其四皆在冀州之域如薊鎮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鈿等谷、宣府中路之葛大、白楊、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嵩城、南路之東西順聖、

東路之永寧、四海治、龍門所、大同西路之平虜、威遠中路之右衛水口、東路之天城陽和、山西之偏頭關、胡峪口、陽方口、右峽口、河峪之娘娘灘太子灘、皆爲北虜闌入衝要之地。設防奮武。所當凜凜矣。九州治水之次、先從下者始。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也。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東南次青。南次徐。南次楊。從楊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

而下、皆準地勢。縣下而高。縣東而西。青徐揚三州竝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荊。荊高于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之水不經于兗。冀爲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後兗。蘇傳曰、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青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

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揚次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于冀、次以兖而終于雍、職方氏始于揚、次以荊、而終于幷、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以王化之序也。序治水先下而上。序王化先遠而近。

既載壺口

載始也、雍冀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乃受河之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

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下流之衝。此禹治冀州于是經始也。鯀治水始于冀、與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禹亦始于冀州。然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流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水經註曰、河水南逕非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卽龍門之口也。實謂

黃河之巨津。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峽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

屈縣今石州也、

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西南、爲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爲河之上流。梁岐壅塞。河出孟門之上。先鑿壺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梁岐二山。始可施功也。梁者呂梁、岐者狐岐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山海經曰、狐岐之山。多靑碧。勝水出焉。而東

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水經註曰、昔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呂梁洪、其巖層岫複。澗曲崖深。石巨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或表山以該水土、言蓺者剪其蓊鬱。與民種蓺。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山之鎭鎮。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

旣修太原至於岳陽

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修、記曰禹能修鯀之功、廣平曰太原、岳太岳也、山南見日曰陽、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南入于河、此盖導汾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原、治河即以治汾。岳陽向爲堯都、鯀極意崇防。但不察源委。以致罔功。禹先疏下流以殺河勢。河流旣定。太原以上。只修鯀功。自可奏功矣。太原、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臺駘之所居也、爲

唐國、唐堯之所處、詩含神霧云、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其民儉而好畜。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太岳也、爾雅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鄭玄曰、山之重大者。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或曰汾河之源有二、一出天池、一出林溪山、天池俗名祁連、汭即管涔山谷也、鯀隄在今開州、博州亦有鯀隄、又名禹隄、衛州亦有禹隄、通名金隄、一名千里隄、

今按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省城。不數百武。地甲濕。又河土疏且沙淖。故每徙說者謂河出山陿中。勢既得逞。又值東山暴埒注下兩觸而成一勝故易徙全賴石堤堅固乃免患古爲金隄。故非得巳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自覃懷之地至衡漳之旁無不底績也覃懷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沁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漳水

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漳水有二、出大黽谷爲清漳、出鹿谷山爲濁漳、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濁漳之水。水以漳名者、清濁相蹂爲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二漳合于上黨。色如蝃蝀。數十里方涸如圭璋之合。金氏曰、太行爲河

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曠。田皆腴矣。俗稱小江南。古覃懷也。又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致功之盛。所繇來矣。

厥土惟白壤

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柔土無塊曰壤。壤。瀼也。肥濡意也。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圖。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溝畺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又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盖焚其骨爲灰也。博物志曰、

五土所宜、黄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劉向曰、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管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淮南子曰、東方地宜麥。南方地宜稻。西方地宜黍。北方地宜菽。中央地宜禾。管子曰、九州之土爲九十物。群生之長是惟五粟。粟土之次曰五沃。沃土之次曰

五位。位土之次曰五穢。穢土之次曰五壤。壤土之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上須其式曰賦。以下供上曰貢。賦通人力所出。貢止于地產。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先賦後田者、冀州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幷塲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于田也。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後賦。田第五等、而賦第一、錯出第二等者、人功修也。此州

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此特賦與什一、而差爲九等者、人功有彊弱、收獲有多少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人工作力。競得而田之曰田。賦出于田、而九州之田、與賦不並等者、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爲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荆州

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爲羅綺之鄉。荆揚爲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所以田重而賦輕也。夫夏后氏五十而貢、謂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商人七十而助、謂借民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徹則公私合耕、百畝而取其十畝、皆什一也、若其授田多寡不同、皇氏劉氏謂夏之民多、商之民稀、周

之民尤少、熊氏謂夏稅百畝之半、商稅其七、周全稅之、賈公彥謂夏據一易之地、周據不易之地、然則古之民反多、而後世之民反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常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蓋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而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爲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者、亦以尺

虞代更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若亦以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畧等矣夫務廣地者荒數口之家治田五十畝必至鹵莽多至百畝必至蕪棄古聖民之厚民也躬教之稼敬授之時使之繁碩頴粟少田之入當多田之收故田野治而民用足夏后氏之五十殷七十周百畝正限制之使不得廣種而鮮收也若多予之而田必治則唐虞三代非無田也生人之

率大都五十年而加一倍唐虞至周末幾二千載其間無大兵革而地猶足養其人則夏后之時水土方平地多人少必矣曷爲僅予之五十耶八口之家精于治田不過當今之二十畝不可益也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久溝塗經界爲力甚難三代更命若皆一一更張不大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爲一代之典曰五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亦略舉其成數言之耳今考歷代田賦之制詩疏言神

農始造田。謂之田祖。通典謂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間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于黃帝、成于大禹、漢食貨志謂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又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董仲舒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除井田、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又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制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民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十五歲出算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武帝增口錢之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

爲率其口賦已重于田賦唐制人授田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民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凡授田者丁歲輸粟稻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絁麻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折絹三尺謂之庸其法以人丁爲本後以戸籍散亂田畝賣易楊炎遂作兩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皆無之王

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蘇徹曰、三代之君、畫井田、開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

既成、仁政自成、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下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復可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于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矣。丘濬曰、三代之貢助徹、亦是視田而賦之。未有戶口之賦。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不

得毫有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此時弊、非法弊也。國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至于今不免稅外徵求。亦時為之耳。鄭介夫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強弱。無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為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

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未明以田與民也。官不得治而民乃自占為業耳。迄于漢亾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為法雖舊。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券信。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為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若治田務農。古之聖主。無不以為重事。國語曰。

歲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弗震弗渝脈乃弗泄溢爲災眚穀則不殖于是舉籍田之事王耕一墢公卿大夫士以其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詩云其耕燛燛利也其耕澤澤潑也其播函活淺也其苗厭厭疏也其應緜緜密也其稷秷秷栗栗開百室並納而百室盈寧也呂覽任地篇曰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

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又無螟蜮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甽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辯土篇曰耕之道必始于壚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靹為其惟厚而及餘者薙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三盜者地竊苗竊草竊也其為畝也高

而危則澤奪。陂而埒。見風則蹶。高培則拔。寒則彫。墊則修。虛稼先死。衆盜乃竊。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土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令按冀州之地。其在山西者太原以北。地半磏瘠不毛。踰月不雨。千里盡赤。方秋即霜。凋瘁又旱。且糧多輸邊。凶歲亦難糴。而倉庾頻匱。鮮有三餘之蓄。運道陸險。殊無舟楫之便。田賦並困矣。其在

北直者、田功不修。膏腴甌脫。昔元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其言良為石畫、而丘氏濬以海水多鹹鹵、必築隄岍以闌鹹水之入、疏溝以導淡水之來、然後可耕、則亦未明于地勢也、閩浙多山。水源亦短。海潮入江。多得鹹水。故作為牐壩碶堰用以留淡截鹹。虞之三江。吳之吳淞婁江揚子。青徐之河淮。水行平地。源大而流長。淡水入海。

遠者一二百里猶不受鹹鹹水安得入于江河而須控引乎直沽之水其源自大河以北幾半天下上流水多與江淮略等矣其地甚卑九河之下流一遇霖潦直與海平欲疏去之無法而可剏為長隄限之耶自津門東抵大沽百九十里日再潮汐盡用之穀不可勝食地下苦澇擇其近河高處以為稻田他諸旱種甚宜二麥幾輔可稻者甚多不止直沽也徐貞明嘗言西北水利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而水與田平皆可田如密雲平谷三河薊州遵化遷安盧龍撫寧豐潤玉田懷柔昌平順義淶水寶坻房山涿州新城雄縣任丘良鄉等處又言開水利有十四利其言甚悉蓋燕地督亢之水向爲盈溢滹沱易水竝可灌溉況在甸服治農尤根本重務不可不亟亟矣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既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恒水

出恒山北谷在眞定縣東、入滱水、衛水出恒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高平曰陸、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已過信澤。則西山勢斷。曠然勢平。此地謂之大陸。冀州于田賦後記此者說者、以爲成功遲也。然帝王經畫畿輔之意深矣。是時京師無漕輓之仰給。而坐擁千里以自贍。使地利不盡。而野多曠土。何以佐經費。而賦額又最重。寧忍厲民以取盈。如覃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

而洪水初退之餘。因之樹藝。其收必倍。故記之以見力穡為天下倡。亦以實京師而壯根本也。乃連言衡漳恆衞、豈冀州水無大此者。蓋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嚙橫決而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灌溉尤于耕作為易故連言之耳。直隸名勝志曰、束鹿縣本禹大陸地、以滹沱水環之故名、為大河所經、受溢涕諸水。夏潦時漳水滹沱南北二澤交注其澤。東西經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遠徙可以耕種、

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邇時眞定亦有冀南人緣水墾田者歲入甚饒後以滹沱溢而盡敗遂廢之是懲噎斷食也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不可強也眞定尨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哉今致力當于水之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禦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泛溢之虞矣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滙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

海。班固敘九河謂之徒駭也。

島夷皮服

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物所赴。如鳥之下也。夷居其上、常衣鳥獸之皮。水土既平、以皮服來貢、因俗以示羈縻。見王者之無外。諸夷不責其貢。效誠亦不拒也。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大戴禮曰、東辟之夷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白虎曰東方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立夷風夷陽夷夷者傳狄

無、禮義。鄭玄曰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今遼左近朝鮮海西界、冀東北邊夷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且有賦無貢、貢道可無記也、唯北境絕遠者、浮海而來、繇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夾掖也。碣石海畔山、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

從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水經注曰、碣石在驪城縣西南、漢武嘗登之以望海、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山巔有大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柱橋。韋昭指爲碣石也。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東截遼水而入高麗。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則高麗中爲左碣石也。又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關鎖水口。

殆天造也。自河旁地淪于海、碣石去岸五百餘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蓋必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一帆可達。故以遼東屬青。遼西屬冀。今按碣石在山海關。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轉入遼境金復州、南岸即登萊二府界也、 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之賦。浮海給遼。今久廢矣。昔秦始皇起皇腄瑯琊負海之粟。轉輸

北河。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元時漕東南粟于燕。歲幾四百萬石。天生鉅海以爲　國家餫道。何爲久置之。近者旅順未失。頗由海通餫。然無益大計也。又案唐神龍中、姜師度于薊州北漲水爲溝以備契丹奚之入寇。宋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益宋失燕薊。

以內地爲邊。故恃塘濼以設險。今塘濼不必如宋。而濬溝洫以興農制虜。則不利之長策也。
帝都論曰、北龍有燕山、即今　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此、故曰燕山、自崑崙之中派綿亘數千里、至于闐歷瀚海、出夷入附、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入中國爲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黃河前繞。鴨綠後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小水夾界分明。所謂扆山帶

海有金湯之固也。唐虞之都以河溢爲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太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地勢卑下。皆非建都之宜。故惟京師爲上。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

濟河惟兖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兖兖、兖信也。又端也。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元命苞曰、五星流爲兖州。分爲鄭國。其地

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後爲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濟或作泲者、二濟同名也、清濟濁河、足以爲固、此王公所以設險、然以兩巨浸并在一州。水患可知。黃河自三代以前在兗之西。故兗地爲河東。自周定王時。舊道湮塞。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王氏炎曰、周定王時、河徙已非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

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淸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博川。屯河始塞。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靑。以達于海。而下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不合矣。或曰今兗州與古兗若何、曰古之兗、兗也。今之兗、徐也。合兗徐而治之也。禹分兗徐各置一牧、周幷徐入靑、

又分青屬兗、自濟以南皆屬焉、及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爲魯侯、遂主泰山之祀、故合徐兗而治之者。昉諸魯之受封也。

九河既道

九河一徒駭、謂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二太史、謂大使徒衆。通其水道也。三馬頰、謂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四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也。五胡蘇、胡下蘇流也。其水下流也。六簡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七絜、絜苦也。言河水

多山石。治之苦絜也。八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九鬲津、言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禹之治水。先從其下處治之。下流既殺。則上流自淺。九川既通。則導河之功過半矣。故治水之功。必始于九河。或謂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者非也。葢河患惟兖爲甚。葢兖州平曠。無兩崖之束。所以潰決常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也。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旁近

疏鑿以殺其溢也漢成帝時馮逡言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哀帝時平當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王莽時關並言河決率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可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

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徙。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又或以爲齊桓塡閼八流以自廣。止存徒駭。

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豈可得而復求乎且曲防桓公所禁塞河宜非齊所爲也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岍數年之後下流既淤則中流河底又以

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既徙之後則故道遂爲平陸無足怪者所以不可復尋也宋太祖詔曰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堙塞故道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勿弭李垂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壤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九河奚利哉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

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

雷夏既澤

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此濟水所鍾濟治而雷夏始成其爲澤也雷夏大野菏澤孟豬皆泲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或爲所溢然實分二派一出河入海而會于汶此兖州雷夏豫州菏澤孟豬之濟也一從淮入海而合于泗此徐州大野之濟也山海

經曰、雷澤中有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舜漁于雷澤即此也。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水艸交厝。名之爲澤。左氏傳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雷澤今已涸、

灉沮會同

河出爲灉濟出爲沮、河濟爲兖之大川。灉沮治而兖境無復水患矣。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朝宗、皆天子見諸侯之禮、而以爲喻、許愼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東入于泗水經

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則灉水即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其沮水歟韓邦奇曰今考汳水乃河之别流在豫州者浚儀陰溝在河南祥符蒙在陰溝之東汳流至此名爲灉即曹縣之黄水東歷徐州境入泗水泗出兖州泗水縣陪尾山歷濟寧徐州至邳州徧遷縣入淮古時汳泗皆在河之東故灉入泗今河徙而南灉在河西泗在河東灉爲河截斷今入河矣沮水一在開封陳留縣徑睢州

寧陵縣。一在夏邑縣經永城至南直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水。去兗尚遠。經所謂灉沮會同。灉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既從而南。則灉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灉沮也。汳非汴水。今章丘縣有漯水入小清河。亦河之別流。與灉異稱者或稱灤。或稱漯。一水也。此其兗之灉沮會同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兖州寡山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皆山居巢栖以避之。水害既除、民乃下高丘、居平土、就蠶桑也、禹貢惟冀揚梁雍不貢繭物。兖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于兖、蓋濮水之上。是名桑土。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古稱齊人織作氷紈繡綺。號爲冠帶衣履天下。濮州志曰、兖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

當蠶而治絲帛者、北鄉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然歟。孟子鄒人也、故論王政曰樹墻下以桑、亦所素習耳、夫聖王之利天下。其大者農桑而已。序成于冀曰既作。于兖曰既蠶。水土初平。率天下耕而食。織而衣。卽冀兖之間。自能辨之。寧事東南之秔稻。吳越之杼軸哉。晚近燕趙齊魯之區。率事媮惰。農桑失業。而西北日貧。東南並困矣。桑葉沃若、是爲神木。禮記祭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鄭氏云、及早涼風戾之。使露氣濕乃以食蠶。蠶性惡濕。鄭氏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柘。愛蠶食也。孟夏既登八月載績。伏羲氏化蠶爲絲。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荀卿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有父母而無牝牡者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王盤農書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

椹。葉薄而尖、其邊有辨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桑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荊之條桑、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桑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丘形四方高、中央下。爾雅曰、非人爲之曰丘。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曰

冡。大者謂之丘。九州惟兖雍言宅者。雍最高。兖最下。故舉以包餘州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色黑而墳起、有膏肥也、繇茂、條長也、兖無高山而平地。河患爲甚。今且可蠶可居而草木茂蔚、稱樂土矣、而土色獨黑。豈以久受水之故耶。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燥以墳。其產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木之爲言觸也。氣

動躍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艸木豐盛。稽命錄曰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草木有益于人者長以養民。王者得禮之制。澤谷生赤木。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周官雉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旱旱草先生。歲欲疫病草先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兖賦下下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賦在第九而猶必至十三載然後同于他州兖境最狹且迫河患而土曠產薄也必十有三載者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史記太歲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歷十二辰而豐隆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舜作食器。流漆黑其上。諫者十餘人。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而後世譏之。貢漆何爲。蓋世漸遠于茹茨。而踵美增華。宗廟宮室。宥宜于增飾者。卽聖人不廢也。篚而入貢以示敬、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而球琳不與焉。或謂精者入篚非也。禹制貢皆服食器用。斯稱惟正之供者乎。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貢篚別之。漢世陳留

襄邑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周禮太宰以九貢制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水山多漆刻漆多于鷄林日出之始過此則陰氣瀹陽氣升無所獲也周禮載師漆林之征史記曰漆千大斗比千乘之家漆樹以斧破其皮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斯成漆矣詩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周禮典絲掌絲入

而辨其物。以其貫揭之。㡌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生繭。三繭成絲。雖濱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述異記曰、沮濱二水。波紋皆若五色。故一名續水。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蓋織之始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順流曰浮、濟入河而南出、漯則河之支流也、兗之貢賦浮濟浮漯各從其便達河則達帝都矣、或曰從漯入濟、從濟入河、正義云、二水上承黃河。繇淄青之北入海。禹釃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而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從而漯亦不復存矣、或曰漯即濟水。泛溢漭漯無涯。因名曰漯。風俗記曰、漯水東北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則此水盈耗有時也。至唐高宗以濟漯絕不相屬、疑禹貢所記非實、許敬宗曰、禹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伏流過河而南出爲滎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是亦一說也名勝志曰濟河從長淸縣東北界分流入漯水穆天子傳天子東征釣于漯水此也圖經漯河發源頓丘出東武陽縣經博平至州境一統志曰漯河在章丘東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淸河小淸河一名濼水即濟之南源東昌府志曰漯河在高唐州西二里即黃河支流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于中國爲正東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名元命包曰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浮海入海曲之閒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即其地也蘇秦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四塞之國也司馬遷曰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千里洋洋乎固大國

之風也青州之海謂之渤澥又名小海北自碣石南至沙島是謂渤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所謂尾閭也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青州形勢斯爲險絕矣 國初防海之兵設有三營登州營以控北海之險文登營以控東海之險而即墨營南望淮安片帆可至視二營所係尤重若沿海島嶼環抱可爲天造

之險亦可爲逋逃之藪利害等也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萬物相代于東方也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于岱宗也應劭曰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金氏曰岱起東方爲中國水口表鎭連延而生諸山北即京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即蒙艾爲沂沭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即泗水所

出按齊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武王封太公于齊未得薄姑之地成王時滅薄姑益封太公遂有全齊齊所以爲齊天齊也葢臨淄有天齊淵以此建國命名耳古稱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稱東西秦兼負山鑄海之利故富强甲天下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何若曰古青州合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一隅耳自秦以前青州尚未分析漢始分青州西境爲濟南東境爲北海齊瑯琊千乘東萊五府而古青州之域不可

復考矣。

嵎夷既畧

嵎夷、卽堯典羲仲所宅也、畧者、封殖以正彊界。開畛以墾田畝。又用功少曰畧、左傳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爲靑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淄濰。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濰水出濰山、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之陰、

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爲之導也其道者水得其故道也濰水俗名淮河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相傳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嵎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爲甚易也先土後水與他州異以青州水患淺地平不盡繇水

治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土有二種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煑鹽最苦積濟水害不除廣斥亦不能成鹽矣州境濱海者三而青土獨舉海濱以鹽利所關志其始也水性味鹹而海水獨苦鹹者亢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苦然遇土而煎熬爲鹽則純鹹矣是

藉土以制其太過遂復本性也古者夙沙氏始煑海爲鹽其後又出河東大鹵臨邛火井焉今則所在有之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苦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又曰楚有汝

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自管仲始興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除山澤之禁。至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昭帝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弘羊反覆論難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以用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榷與古今相終始矣。葢管仲鹽筴止于齊。而吳越尚未榷也。兩淮煑鹽。自漢武帝官與牢盆始也。專置鹽官。亦自武帝令大司農分部置幹鹽

官始也。鹽利之重。自唐劉晏始也。其初止四十萬緡。至大曆乃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矣。籍民業鹽。自唐肅宗置亭戶始也。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自宋太宗置交引法始也。至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泰州海寧一監三十餘席、爲鈔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

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常賤、則邊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無輸將之費、則國利也。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粟二斗五升、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給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

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鹽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商之重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繫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者矣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

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亾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至重矣。而每引必搭餘鹽。雖餘鹽與引價互相消長。總之極重難返。又加以舊劄没新劄没。而舊法盡壞。明導之以藪弊矣。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欲以重法禁其私鬻。將能行乎。至竈戸貧則盡鬻其蕩。而蕩與竈離。今欲追蕩還

竈而在籍之竈皆徙而他業今之煑鹽者皆沿海貧下之民耳是竈戸與鹽丁又離也官冗胥奸交通爲弊侍御史出按鹽一歲即易豈能窮奸而運司之官又皆爲劣轉鮮能潔清自勵大弊之後非大變其法不可徐氏光啓以爲宜如郡縣其地悉以鹽場分授竈商歲收其稅而不問所之簡而易行誠良法也今之行鹽有四一曰末鹽海鹽也兩淮兩浙長蘆閩廣皆是也其次顆鹽池鹽也解州所出也又次井鹽鑿井取

之在川蜀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陝中有之凡海必于隈曲處生鹽者水性以潤下為鹽不曲折則終不成鹽也又海鹽必煑而後成而徐氏光啓以為日曬即成今兩淮頗有之可推行也絺葛之精者堯儉故夏日葛衣禮袗絺綌不入公門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葛屨可以履霜升越弱于羅紈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錯雜非一種畝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周禮嬪婦化治絲枲枲麻也古者庶人耋

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褒枲表鉛青金也能殺蟲毒古稱黑錫黑鉛之錯化成黃丹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草青莖赤秀下有鉛北土無松故取于岱詩曰徂徠之松徂徠與岱相接也又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松桷有埏路寢孔安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爲常生怪石亦取爲器用石者金之根甲石赤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土山多雲鐵山

石。石者氣之核也。土精爲石。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又地以石爲骨。山多大石曰礐。大石之形礐礐然。山多小石曰磝。每石嶤嶤獨處而出。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姓寶用。是生石華。泰山之谷。出此五物也。作牧。海水患息。始芻牧也。上古牧養之盛。在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檿絲。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取爲繒帛。尤堅韌難儆。中琴瑟弦。檿絲出于萊夷。玄縞出于淮夷。織貝出于島夷。故青揚徐叙于厥貢之

下。兗州專言絲貢、而青州則有絲枲檿絲絺、即氷紈之類、齊魯桑麻之業爲獨饒矣。海物有資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故以惟錯總之、今人所謂海錯。非怪奇耳目之玩。則魚蛤蔬甲之微。非古之意也。然海錯今盛于嶺粵。而海岱則微。鹽利今盛于淮滄。而海岱亦不遠。絲枲不及三吳。怪石不及徐碭。三代而下。利孔日開。貢額絕異。非山川物變。有時而變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汶出原山西南入濟以達河青州有三汶有入濰者有入沂者而此入濟之汶則今所謂大淸河也大淸爲濟正瀆挾汶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汶自爲汶而不可名濟矣今所謂大淸河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緜濟故瀆入海蓋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自元人引以濟運而入海之道已湮今汶之水南接淮泗北通白

衛。而漕渠實嘉賴之。嘗考汶水合北濟故瀆以入海。泗水合南濟故瀆以入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過汶南流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卒。謂之引汶入濟。此堽城壩所繇始也。至元世祖以江淮水運不通。開渠以導汶入洸。復置牐以遏泗。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牐南北分流。此天井閘所繇始也。二十六年、又開河縣西南達西北直隸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繇始也。 國初會通河塞。永樂九年、濬其故道。遏汶

水全流入于南旺分而為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漳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旺所繇分也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決祥符黄陵諸口横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務築塞以防之此張秋決河所繇平也正德嘉靖以後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于南于是務開渠以避之此夏鎮新河所繇成也蓋沂泗汶洸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

轉輸以入于運國家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于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然漕之資汶者其正也資河者非也當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自淮達濟自置隄防惟恐黃河衝入爲害及河之決而入運也不虞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爲運河之利葢黃河未來之時運脉全賴諸

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爲漕用黄河旣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于是徐洪以下專恃河爲運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此以病爲藥也惟是以汶濟運其利良多而一汶三分頗拂其性當其大溢則不決戴村即直趨坎河建瓴而下南流遂微嵤有爲石灘于坎河之口以塞其東注者但重運水涸之時則有隙以泄水伏秋水溢之時又無路以通沙淤日積河身日高非計也若

滚水大壩以沙不能衝出。其弊亦與石灘等。今惟時濬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正河既順。則入坎河漸微。坎河口則連建數閘以時啇泄。漕不苦涸。而東原之田免沮洳之患。庶乎可矣。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一　終